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

君道六

保泰九箚疏

吳時来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爲泰也臣愚亦以爲從古熙皥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

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爲九劄　上陳大約鑿微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　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

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
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爲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
是所爲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
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爲安樂怠荒也日甚
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誡舜而首啓
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託之 陛下
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
將安享其盛以爲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
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戒懼
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博厚御 朝聽講思道求治

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　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宫人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祈　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爲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天命益固

信此金甌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

臣愚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留神　卷二

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

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其處益召一二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蓋堂陛禮嚴下情多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illegible]以為怠荒之防

乞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豔色
人也又而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主之意
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
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
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
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
此不必別為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
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
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
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
愛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

家甚可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德恭儉必無此獨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留神

第四箚曰發 綸音

視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豈有大舜恭己之

帝王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
為之左右贊襄也今　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師濟
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
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
不疇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
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
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特重之至耳臣
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
天下共改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
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
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

度也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羣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語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厲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

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
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
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留神　第
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面
折廷爭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
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
知下易達也或者以大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
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無之矣但諸臣親之
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
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閑然即堯舜以為

病矣臣愚以爲此不足爲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爲稽定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事務爲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具奏之如妨政病國之甚者仍口奏　大庭　陛下亦虛而聽之若不省覽則亦徒然無益矣臣愚即

請　陛下留意知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息也[illegible]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門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寧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彌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自知為恥惟以不親習為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割之

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留神　第六劄
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
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
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　先朝批答每與輔臣面相
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不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
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
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
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
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之人

心也自七月以來批答　嚴旨文理未協者不一而足
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筆也周
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
之於外也又安知或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
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而
知也臣愚以為即令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
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以更之未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內批者若事
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
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
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七劄曰慎傳奉

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
前日脩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 明
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
題覆太嶽太和山事旬日之間六更 明旨已經該
部執奏伏蒙俞允臣無容再置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
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
之徒假 內批以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
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
里之外違之况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爲今後

奉事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必俟
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弗以內降為必可
行即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
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
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
是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
之矣所謂慎得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
延納嘉言既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事
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
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

扣扆前吐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無非
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爲今日賀焉近閱太
常寺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信
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
志意消沮數陳修餙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
切者且使海内願進効忠之士或生思歸甘隱之念
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爲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
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
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爲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
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　先帝而　先帝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温旨大開言路仍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為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

以違抗誹謗之名則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膏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致使天下奸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也彼小人不過爲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爲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illegible]霽寬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爲不伸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永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毀[illegible]政之失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　朝廷未嘗行

矣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
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
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之流安
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月之光將順
不遑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
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
敢於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
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
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
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
傷之計賞罰得中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留神

陳謹始之道以隆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禀之自天高明光大之學養之有日茲者出震秉乾統御萬國德音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思有以自効其尺寸而况臣曩獲侍經幄奉清光叨承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裨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効忠於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陛下紹登寶極正

嚴其始上而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而華夷臣庶之
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皆於斯時繫焉儻舉措云
爲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揚朱
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臣爲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
爲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
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
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
要安內攘外之弘畧臣且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
下留意幸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爲於天下其始
也莫先乎定志故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

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定則事之感於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可勝言哉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於積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於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　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為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學

峯喜曰趨於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爲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於始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亦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　陛下俯察此意不以有位爲樂而惟以保位爲難在閨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

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踈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　國家之祚垂於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於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周閒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皆肰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為天人遠不相涉惟所欲為而莫之懼及天命既去悔何及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illegible]則[illegible]注[illegible]一[illegible]則登[illegible]

影響鼓桴莫踰其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illegible][illegible]
道之甚邇務修德正身以爲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
常若降鑒之孔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
發諸念慮必思曰得無忝於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
思曰得無忝於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
德以副之一災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
此則上天孚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
此畏天之誠所當謹於始也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
其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已故夏遵禹訓商奉
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惓惓不敢忘哉蓋祖宗
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深其謀慮也遠則其

立法也容故子孫承之自可以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棄典章卒之國無藉焉何以爲治洪惟我 太祖肇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以爲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必法其所以爲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以爲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於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illegible]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illegible]

切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為今日守成之規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於始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皐陶之言則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養萬民可見愛民實為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長深宮於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於四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寃痛結於民而上不恤窮愁徧於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

伏願 陛下重念民為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

氓之望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歛以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者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憂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此愛民之心所當謹於始也　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階大禹菲食閞于界服民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宋仁宗見後宮首飾珠玉輙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享有四海之富而顧

皆夜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出於百姓之膏血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泯糜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蓄空百姓益蹙蹙然苦窮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 先帝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文冊舊籍一一遵守而又躬尚儉朴為天下先宮室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於始也 擥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

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嬖孝成委於臣下至唐永淳閒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舍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有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而自裁決之庶[illegible]行劑量一出於淵衷咨詢不及於近[illegible]然[illegible]權重於外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何[illegible]

其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　古稱明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之朝俊乂在官而所
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況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
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亂唐玄宗始任姚宋則治
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身委用不同而利害
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我　太祖嘗言用人
之道當知姦良若知良而不能用知姦而不能去則
誤國自此始伏願　陛下以此為鑒於內外臣工一
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
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
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旨君子多為國薦賢小人

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巧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進開羣枉之門塞而大業可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於始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於大禹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高宗之於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後世君之於臣大相隔遠於朝參之外接見頗疎遠使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illegible]宴安之私游[illegible]衍於近習有如昔人所慨者雖我　祖宗之朝[illegible]

[illegible]見君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從之訓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於退朝之暇即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簿書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道合血脈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此接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 人君以聽言為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有所不知因

之寄耳目於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天下之治也方今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竭心腹以論天下事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群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未當而或過訐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其心蓋忠於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忠臣杜口漸漬不開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此聽言之公所當謹於始也　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一志更新知皆優爲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illegible]

[illegible]不自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illegible]
謂聖人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怠
之於微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於早後或無以圖其
終故其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
臣然欲致　主上於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
之忠也竊不自揆輙敢敷陳觸冒忌諱儻　陛下不
以臣鄙俚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一裁而行
之則於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
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惓不
勝感切惶懼之至

披衷獻議少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咸願竭智盡能黽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爲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容勿幾及四年遭逢　皇上恭巳圖治虚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内閣臣得從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巳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来多病氣血衰残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以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

設之義豈無慨乎謹晝營夜度條為六事或稍
一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
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勅下該部早
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
之砥石聖王所以勵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
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
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
司屬計俸躡級必荏苒歲時迺得為兩司知府等官
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朞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
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
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

格崇峻遐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遐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援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當緣速化而招物議者

叢戎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illegible]

而姑斥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illegible]遽

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不此

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

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至惟思

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

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

襲視爲故常數十年来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内外間

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

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

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者恙則備位不克如此則何以壓衆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遷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問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迴庸衆闒茸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旌別惟察其方正脩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進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illegible]馳[illegible]遷

而澄汰之後載載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循其次之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為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為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

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媮為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為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覯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歷任惟均

進士舉者有行擢焉令甚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illegible]令
責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
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
情無所望而為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
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
其職且將懈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
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
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
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
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
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

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顯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即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久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其愛之既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素

以蒙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下數千人亞
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孜孜循吏行
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布滿郡邑
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
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
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
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
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一調劑消息
之而何患手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贓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
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

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汚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寘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恥磨滅名檢隳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將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途輩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

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殘剝民之財罄於錙銖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為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出歸結刓法以容奸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類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幷市狙獪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覔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

其居官致富目為雄傑矣今欲禁贓吏而止於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廼復貪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為而洩國之紀綱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叅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己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

者仍依律問斷即揆本索受皆辱亦不足惜或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恣
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者
往往捐妻賣子殞命藁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欲
傳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令而後得反之也
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
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之及而歛其手足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痏沐浴膏潤太平
之美可日月冀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於前而
樂於盡職追贓則不肖者有所畏於後而不敢為非
臣之二議所宜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用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嘗下詔求跅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氣命局者是

選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略鈐束者
諭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
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于畎畝屠酤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
大臣為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
抑心下氣傾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略不圖
即不幸一旦有事輒圜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
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
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
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

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嘗快快如鷹隼騠駃不能忘飛揚奔騖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胎禍必非小小於此而[illegible]為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欲[illegible]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苦[illegible]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埸繹騷爪牙缺乏[illegible]私升斗之祿不籠取而用之請令各[illegible]撫官[illegible]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illegible]

以應　明詔寔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
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
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
以酬奬之其或繆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
行之數年則梟俊勍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
必有能為　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於科
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
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
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臣嘗考民兵即古寓
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為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
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

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
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
以應也又廼日無兵柰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
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
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
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
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
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捍衛京師但恐處
置失宜于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
為無益臣以為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
其道在編僉不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

請　勅下巡撫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
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
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
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
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
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
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
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
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做軍中委知兵將
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即令歸農無使有數聚
之擾凡其收隸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

免本身丁糧一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於官既無所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别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其用之爲兵而萃於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廪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歳終親歴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啓釁募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徴發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

兵盡數調至各府各府彙爲幾軍每軍以一大將領
之通稽八府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
聲援所以壯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於此
者昔宋仁宗時籍河北彊壯揀爲義勇寇至則翔集
赴援至孝宗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
屯據要害待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
前事一觀之也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
操練時不可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理臣查得近
日御史清出畿內勲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真保一
鎮各山口撤兵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
守每名編銀三兩有奇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

取者合無令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臣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常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參政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著令詳明所謂愛憫元元計安四海之道甚備奈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濶而不談百年以来未[illegible]太識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徵橫斂愈不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死溝壑積悍之衆奮臂起而為盜蠶絲勸課不行貯積無

箕以至於此所關係非細事也臣竊慮此以爲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巡撫令查原設參政有無仍存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委定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道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瀦積及届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夫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民不充

行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為已應得往往取充私槖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於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

分給為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
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
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
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别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
罰皆一一具為簿書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
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
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
仍乞 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為國立
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
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
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

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為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
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徧以疏舉
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為萬世長利是在
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效愚忠陳末議疏　　　吳嶽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自獻其道無繇每
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
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六事
用塵　上覽伏願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臣　聞高宗之於傅說也命之曰朝夕納
誨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文修而說也惟進忠是

戒何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訓誥用克紹先王為有商令主

我　皇上懋勤　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養德進

道在是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也不

終日曾無反覆問辯之功儒臣之進講也有成規殊

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承靡暇而感動無繇實効

鮮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朝之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臣或講學論道

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而審行則咨諏

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復見於今日矣敢

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

問丞相陳平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

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乃爾自今言之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有攸司若非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視　朝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議即奏對常規姑取以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縷縷之誠自難以上達也臣愚以為常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　召入輪對其科道官亦得、當衆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illegible]

治之汙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清問令
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足以得其
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業脩否悉難逃於　聖覽
即諸臣數覲　天顏仰承　休德亦罔不知所奮勵
而庶績其凝矣伏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臣聞山
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良以直言者
決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官言事或識未通練
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傷於過激所謂犯忌
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
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即亟見之施行其
言未善姑置之勿論不必加之以責罰有優容而無

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路也假令言出禍
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賢智結舌忠貞杜
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萬一有
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
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乞　聖裁　四
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茅
茨土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亦
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
登極之初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民莫
不延頸跂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節儉之風
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買之復取屋於戶

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一切邊方奏討兵馬之用皆仰給於此倘餽餉稍缺調度不充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者之憂哉此費之決不可不省而儲之決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之需裁損從嗇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既久寖寖有餘裕矣不然財源已竭搜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往往各持已見凡有建白期莫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朝

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簡易可以變通時宜人人稱善即題覆中亟請施行務可以厭乎輿情事苟乖違徒爾紛更滋弊人人稱不善即　題覆中明列是非不必曲狥乎彼見惟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己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官何慮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為　國而非為身也敢乞　聖裁　六曰復執奏臣聞　祖宗朝凡內批下各衙門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執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

[illegible]臣之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illegible]
以[illegible]陳解是自為之地而諆國踈矣脫有擁[illegible]
事伏隱徵其害未有易言者将誰任其咎乎昔玄宗
定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内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
驗也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
赤凡事應執奏無但首尾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之
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竭瀝血誠以圖報萬一疏　周怡

竊惟受非常之恩者當有非常之報遭希世之遇者
當陳希世之義臣狂愚小臣不識大義原任吏科給
事中屢荷　先帝知遇感激圖報於嘉靖二十二年

因論輔臣嚴嵩等專擅內有　先帝日事禱祀未能軫四方水旱之災致怒廷杖下錦衣衛獄械繫五年再逮再釋當時人皆謂臣必不免於死矣倖而免死臣母在家病危屬纊望臣一面而不可得人皆謂臣母子必不可得相見幸而相見復愈十三日乃終此皆蒙　先帝非常之恩臣母子感激何可云喻臣舉家感激何可云喻臣常思粉骨糜軀何以報答萬一惟朝夕仰祝　聖壽萬年　皇圖永固庶少盡微誠而已恭遇　皇上膺天景運嗣登　大寶欽奉　先帝遺詔推廣德意湔滌臣罪　召復臣職陞臣太常寺少卿臣以五年之繫萬死之餘兩次釋放生還遇母

終年臣之願望至矣極矣又得耕田而食汲井以
二十餘年之殘喘餘生皆 先帝之所賜 皇上之
所庇也臣之願望極矣足矣何敢復望收錄召用此
誠非常之恩希世之遇古今以來所希覯也臣當何
以仰報萬一夙夜深思惟願 皇上萬有千歲永保
四海之富長居 九五之尊子孫千億萬邦協和庶
幾臣之野心少紓萬一雖然富貴壽考子孫治安之
久長者非徒然可得也必有德以享之德非徒然可
有也必有道以脩之學也者脩德以享富祿之道也
學非徒然可能也必有師以啓導之必有友以輔助
之師友也者講學脩德之資也自古之聖帝明王未

有不由斯道以致治安者誠思法古帝王敬身脩德
親賢勤學以敬天勤民則天心可格人和可協太平
可致而福祿可保也大臣職專輔弼師友之官進講
不與大臣相接而商可否徒以揭帖進呈則精神終
不流通事理終有阻礙何以作孚萬邦而感格天心
自古及今未有是理古稱君臣相得如魚之得水魚
不可一刻無水為人君者可數月半年不與大臣一
接乎臣實狂愚謹攄千慮一得之見列為五條具
上聞伏惟 俯賜一覽存神深思無遺[illegible]日該衙
[illegible]該衙門所當知者 一曰定君志以脩
德之大在乎知責任之難責任[illegible] 一曰進賢若[illegible]

稽古聖帝明王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爲君難爲臣不易皆爲責任之難勝也爲人君者豈天固縱之居萬夫之上得以自恣其欲自肆其情哉天地神人是主　宗廟社稷是承其任甚大其責甚重也此所以難也知其難則思所以圖之不可忽易古之知難者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日惟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機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在乎君志先定志欲爲聖帝則必法堯舜志欲爲明王則必法禹湯文武爲之臣者孰敢不敬故曰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此之謂可久之德此之謂可大之業此之謂能稱君道矣伏

惟　存神　二曰畏天命以消災異人君為天下臣民之主所以奉若天地也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君道盡則天命眷之君道不盡則天命去之天命眷則天下臣民是依天命去則天下臣民是畔此天之可畏也古聖帝明王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然人君者天之所立也天心常仁愛之君道盡則三光明四時順風雨時百穀成萬民安君道不盡則天亦念之出災異以譴告之垂戒之欲其警惕而修省之如堯之大水則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湯之大旱則以六事自責今歲水災亦已非常在內則官民廬舍倒壞在外則禾黍渰沒舟楫漂溺糧船損壞人

民溺死非小異也近報邊墻倒卸太多一時脩難秋高虜狂大可慮也不大警省改德而徒曰作[illegible]則天意不可回也必幡然改念平日之所欲者不欲平日之所為者不為勤政親賢去邪寡慾一言一動必蹈於正道則一念之誠上通於天災異自消百祥來降矣伏惟　存神　三曰敬大臣以尊師道古之聖帝明王未有不由學而成者唐虞君臣更相飭戒君臣自相師友也湯學于伊尹武丁學于甘盤太甲成王學于伊尹周公皆學焉而後臣之宋程頤為崇政殿講官後世不知此義但以崇高自大以威嚴臨下不復知有尊師之禮師傅保之職三公之位也三

公坐而論道我　祖宗朝優待三公之禮甚隆其餘輔弼之臣必稱先生不敢以官名不敢以名稱一則曰先生二則曰先生每歷朝實錄可考也　仁宗以來未之有改也　先帝世宗皇帝初年於輔臣楊廷和等猶稱先生自後華諂佞之臣進而後卑之矣夫敬大臣者以大臣近已也所以自敬也尊師傅者以師傅成已之德業也所以自尊也不敬不尊則視之與群臣等無有畏心何以警惕徒以官秩崇之祿賜厚之是不足為敬為尊也要在敬之以禮尊之以心迎之則喜送之則親溫言霽色吾言可否不徒以揭帖進呈如是則情意孚洽義禮[illegible]

盡而大業成矣伏惟　存神　四曰擇左右以近
習人之所居莫大乎慎所與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
同事罔不亡故曰與君子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
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小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此理易知也況人主左右諸欲易遂服用華侈聲色
艷麗使令便辟善柔便佞滿前後其所言者無非蕩
心之言所舉動者無非肆意之事一日與居志念遂
移夙夜與處染習無辨古人戒之曰不邇聲色又曰
遠耆德比頑童恒舞于宮酣歌于室狥于貨色躭于
遊畋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故曰人君一日之內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所以警省身心發紓志意德崇業廣心泰神怡樂莫大焉內臣中謹慎小心知義禮識大體者固多其善柔便佞不少選擇而使之尤為緊要即今秋凉宜 親近儒臣日講不宜暫罷伏惟 存神

五曰勤朝政以勅臣工古人有言一日之計在于寅一身之計在于勤故曰雞鳴而起雞鳴則寅時也業精于勤勤則有功也自古聖帝明王必憂勤惕厲一日二日萬幾不勤則荒情宴安萬事隳矣傳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經曰克勤於邦又曰君子所其無逸我
祖宗建無逸殿正訓以勤也常朝必于昧爽之時時

爽者晦明未辨之時也朝早則精神清爽志氣精明朝罷而退百官各有警惕得以脩政立事非曰小補若於辰巳時朝則百官亦有年大者守候久而精神倦未免廢事習久則百官因循怠惰無怪乎政治之不古若也伏惟　存神

皇明疏鈔卷之六終